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撰者 明丘濬撰  
卷六十六  
內容分類 子·儒家·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編號 C4492000

# 卷六十六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2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 嘉靖三十八年福建吉澄等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正朝廷

治國平天下之要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所論者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主於行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  
既没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  
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  
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  
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  
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  
區區荒誕之稱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  
輕重哉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上

大學衍義補卷第六十五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秩祭祀

釋奠先師之禮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

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  
下皆爲公邾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  
伯尋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  
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

孔子圖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澹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孔子之道非一言一義所可盡者謚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旣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祀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誥畧曰大學之設所

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尔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

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 本朝舊制主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上猶遣一次 臣請如 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則春秋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揚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

小者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擊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大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八佾云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

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丘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況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顥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臣按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

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  
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真實之德也加此  
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  
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  
髮不肯假借正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  
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奠楹之後千有八  
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  
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  
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  
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  
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  
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頽路曾誓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曾子墓當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曾子配否則特立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曾子子思配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簠簋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邊簠簋悉代以瓦器

臣按宋蘇軾謂古者坐於席故邊豆之長短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饗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俯伏匍匐而就食也由是觀之則孔子廟自唐設塑像以來已如此歷宋至元未之有改至是聖祖始正之云臣嘗因是而論之古今異時制度不一用古者則當純於用古必欲從今之宜則

當參酌古制而以義起必合於人情宜於時俗斯得古人制禮從宜之意矣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爲宜矣今旣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旣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旣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



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  
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  
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  
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  
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  
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並顏  
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  
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  
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  
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

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  
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  
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  
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  
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燎以共祭享之事今用  
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  
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  
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  
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  
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先儒謂議禮也制度也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違於稽古之事學  
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臣於此  
亦云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謚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  
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能  
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

長以下請學行香

臣按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  
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郡縣朔朝是時未熟今  
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則始於此焉其後遂以  
朔望行香朱熹曰謁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  
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由是言之則在宋已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  
爲則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澂從祀

臣按有國家者以先儒從祀孔子廟庭非但以

後漢書卷之六  
崇德蓋以報功也夫太上固以立德爲貴然德之在人者不可以一槩論使其仁如堯孝如舜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固無得而可議矣然堯舜文武之祀止於

朝廷一廟及其陵寢而已不天下徧祀也况於儒者之道佩仁服義尊德樂道固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苟有德者即祀之則亦不勝其祀矣是以在宋言者屢以歐陽修蘇軾孫復胡瑗爲請而近日亦往往有以楊時羅從彥李侗爲言事下儒臣議議者皆不之從以其無

功於經也其已列從祀者若荀況戴聖馬融王弼杜預之輩屢有建請革去其祀者至今猶列在祀典豈不以弼等雖於德行有虧然弼有功於易預有功於春秋聖有功於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況楊雄韓愈宋南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

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  
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  
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  
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  
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  
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  
道而南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明  
於斯世者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  
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識緯之賈逵並祀  
於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

闕典歎

歐陽脩曰釋奠釋菜禮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  
菜爲贄故始立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  
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  
文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  
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自孔子沒後之學者  
莫不宗焉故天子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荀  
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歿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  
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

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繆論者歟

臣按脩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造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

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吁禮廢羊存雖曰不合於古豈不勝於無哉方今

聖明在上必有當制作之任者行古之禮復古之

樂正有望於今日

熊禾曰道者天下通行之道其所以爲教者自天子至於庶人一也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

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太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替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朱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宮懸備佾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曰禮有祀先賢於東序及祭鄉先生於社之文  
以一國一鄉論之各有先賢鄉先生其節行足以師  
表後進軌範薄俗者固在鄉國之所當祀矣孔明之  
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  
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正使列侍  
聖門夫亦何慊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  
文治雖去之千載猶思慕之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  
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群祀咸秩無  
文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

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未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  
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  
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光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  
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  
而太公專武哉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  
公得與抗衡哉自古有發命大司徒教以車甲羸  
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  
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徂詐相高

後義補卷之六  
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臣按古者釋奠之禮所以報有功於世教之人必其道德著於當時軌範垂於後世其功不可忘者也孔子刪述六經垂憲萬世故後世學校通祀之與郊社並非徒以是尊崇之也報其垂教之功也太公望起海濱以輔周室其以武功見於經者特以時維鷹揚之一語世之所傳六韜乃後人假託者耳其於武事外此略不他見凡兵家所傳七書者多權謀狙詐之術不得與聖經比老子以佳兵爲不祥之器兵之佳者尚爲不祥况其作書教人變詐以相殺害者哉其爲不祥也大矣又何功而祀之哉觀光之言則武成不當有廟明矣太公之神則當祀於歷代帝王廟以配文武其餘名將有功於一時者各祀於其所生之地及立功之處可也

以上釋奠先師之禮下

大學衍義補卷之六十六



東洋書院藏  
圖書印